

回望“东井冈”

■宋海峰

文化视界

向往东固山，是从当年中央苏区广为流传的一句乡村俚语开始的。那是几年前，在红都瑞金听到“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这句民谣时，我心里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找个机会去寻觅东固山的红色足迹。

行走在东固山的逶迤小道上，我的心像波涛一样翻腾不息。90多年前，一批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共产党人，怀着必胜信念，在崇山峻岭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路。

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我看到以下一段记载：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起点，其理论和实践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升华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

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由衷地赞叹，共产党人身上展现出一种“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一闪即逝的，而是一种坚实牢固的根本活力。”

这“天命的力量”，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当大革命洪流被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浊浪所阻遏，中华大地被血雨腥风笼罩的危急之际，中国共产党从惨痛的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共产党员赖经邦、曾炳春等人，在东固地区发动和领导了东固暴动，并在赣西特委领导下组建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建立了东固革命根据地。

博物馆里东固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示意图上，大部分乡村标注着一个又一

个红五星、一面又一面红旗。红旗犹如照亮黑夜的火炬、凝聚力量的精魂，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信仰之旗、精神之旗、胜利之旗。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离不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艰辛开拓。于是，我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李文林。

聆听讲解员介绍，查看博物馆的资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当年李文林和战友们发展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情景。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李文林和他的战友们不走“书本上的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套打击敌人稳准狠、敌人打我难寻找的游击战术。

行走在东固山，抬头望去，林海一山连着一山，万峰如刀枪剑戟，“刺破青天鐔未残”，又像千万挽在一起的手臂，“倒海翻江卷巨澜”。

当年，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李文林等领导了红二团和红四团，创建了秘密割据形式，以东固山为依托，把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与敌人绕圈子，神出鬼没地运动结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和五县“会剿”。

东固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经验，为红四军提供了“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新经验。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做法，认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不至于失掉群众。据此，“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组织为红四军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借鉴。红二团和红四团花名册上指导员的名字列在最前面，一颗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极为赞赏。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为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立人民军队的建军纲领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东固苏区在全国各苏区中首创“四个第一”：第一个红色消费合作社——东固平民消费合作社；第一所红色平民学校——东固平民学校；第一个红色金融机构——东固平民银行，发行中国工农民主政权第一张纸币；第一个红色邮局——东固赤色邮局。在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了24个以农民协会为形式的秘密红色政权。

这“四个第一”，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比较不少边界割据失败的情形后指出：“东固则是另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保持秘密状态……”

在一个四周为白色政权所包围而秘密存在的小小红色苏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创造堪称党领导下的一个奇迹。我不由得感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这部厚重画卷中，演绎着扣人心弦的斗争活剧。

在谈到东固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同志曾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1928年底，井冈山狂风漫卷、雪花飘飘、寒意刺骨。国民党军队调集3万人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下山后，红四军冲破国民党军队跟踪尾随、围追堵截，辗转向东固，与红二团和红四团会合。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

井冈，会师天下壮。”站在东固畲族乡螺坑石古丘坝上的红四军与红二、四团会师旧址，吟诵着当年陈毅咏叹东固山的壮丽诗篇，让我想起东固会师大会的一幕。

那天，冬阳高挂在深邃的苍穹之上，天空碧蓝如洗。会师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浓重的湘音回荡在东固大地：“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将来东固山和井冈山一定会联结起来，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

历史的答案只能从历史的深处去寻找。东固会师解救了红四军的危机，解除了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后顾之忧，促进了红二、四团的建设，总结交流了根据地建设经验，推动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亦对其他根据地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到了东固，不能不去参观观上村的毛泽东旧居。伫立在屋里，我仿佛看见1931年4月，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精心部署第二次反“围剿”，铺展军民并肩作战、打败强大敌人的人民战争画卷。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东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当年，在东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毛泽东、朱德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红军取得3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诗兴大发，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两首词，纪念、歌颂这两次战斗。品读诗词，不仅是对峥嵘岁月的历史回眸，更是信仰、信念、信心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价值寻思。

为了实现复兴梦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何其不易。山风飒飒，抬头望见盘旋在重峦叠嶂中的小路，我仿佛觉得，这条蜿蜒曲折、崎岖险峻的路，就是一条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的探索之路，是一条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之路。

陪母亲慢慢变老

■杞卫东

一瓣心香

记得小时候，我总是跟在母亲的身后，享受着童年的快乐。母亲双腿修长，步伐矫健，常常带我和哥哥去田里干农活。一根粗粗的麻花辫配上乌溜溜的大眼睛，我觉得母亲是村里最美丽、最能干的女性。

时光飞逝，我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来到军营已11年。军旅路上，母亲的每一次鼓励给予我无穷的动力，“孩子，当兵一直是你的梦想，你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坚持住。”“孩子，咱们全家都以你为骄傲，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

我每次回家，母亲都非常高兴。她依旧里里外外忙碌着，种庄稼、养家禽、料理菜园子，似乎永远闲不下来。我渐渐发现她的背越来越驼，走路时身体失去平衡，有些摇晃。我跟母亲说：“妈，你和爸爸都这么大了，早就可以享清福了。”母亲却说：“闲下来对身体不好，我和你爸就得多运动。”

2019年，我和爱人结婚当晚，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聊。母亲抚摸着我的腿说：“你当兵后，锻炼的机会多，腿也比较粗壮。我的腿以前也很有力，年轻时上

山挑柴没说的，只是现在感觉右腿越来越使不上劲。”我认真打量母亲的双腿，右腿比左腿明显细了一圈。我极力劝说母亲去医院做检查，她却拒绝道：“人老了，零件不中用了，看不看都一样。”

2022年4月的一天，哥哥心急如焚地给我打来电话，说母亲已经无法站立。哥哥说，母亲最初只是右腿疼痛难忍，接着左腿也开始没力气，情况越来越严重，直到完全支撑不起整个人。

我询问父亲得知，母亲在多年前就被医院诊断为股骨头坏死，因当时家里穷，为了供我和哥哥上学，放弃了医治。为了不让我哥哥担心，母亲“命令”父亲一定要对我们保密。

我和哥哥马上送母亲就医。做完手术后，医生对我说：“你母亲这次髋关节置换术很成功。她忍受了这么久的病痛，你们后期要好好照顾。”

我听后，为自己对母亲健康的忽略万分自责。我把这份愧疚弥补在对母亲每一次用心护理中……

母亲的腿术后恢复得还不错。在我和哥哥的劝说下，家里的土地陆续外包。母亲因此能安心进行康复锻炼。这么多年，母亲不辞辛苦，为我挡风遮阳。现在，该我用心守护慢慢变老的母亲，成为她可以依靠的大树。

大山的回答

■马庆民

经过连队复训，新兵向军被分到0号哨所——位于大山深处、离营区最远的一个哨所。

本来有一条通车的大路，但接他的班长为了让向军熟悉这条上哨的小路，决定带他步行走完小路。

这是向军第一次走进大山。运动员出身的向军一路哼着小曲，时不时停下来向班长讲述大学期间的乐事，和他打算考军校的愿望。

山路十八弯，几里无人烟。班长带着向军拐了一道又一道险弯，爬石梯、攀陡坡、穿密林、踏独木桥……经过近两个小时跋涉，终于望见矗立在大山深处的哨所。

此时，天空飘起了雨。“大山，我来了！”向军摘掉帽子，深吸一口气，“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有一种当特种兵的感觉，太酷了！”

身后的班长笑着说：“希望你一直酷，而不是苦和哭。”

向军不解班长的意思，只管大步流星向哨所奔去。

细雨绵绵中，十个战友、一只犬，在哨所前写有标语“守库门就是守国门，守大山就是守江山”的大石头下一字排开，迎接向军的到来。

大家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仿佛在告诉向军：以后这里是我们的家。哨所地处偏僻，人迹罕至。关门眼瞪眼，出门山连山。从哨所四周望去，只有巍峨的大山，茂密的丛林填满视线。

每次巡逻在蜿蜒的山间小路上，望着眼前群山环抱的狭小天地，向军思绪万千。久而久之，他的心头有些压抑——这和想象中的军营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任务很单调——洞库的物资收发、保管保养、设备维护、卫生清理，还有每日雷打不动的早晚两次上哨。

上哨不是站哨、坐哨，而是握着打靶棍、打着手电进行2个多小时的巡逻。春天风大，夏天雨大，冬天雪大……要攀上库区制高点并不容易，但无论雪花飘飘还是电闪雷鸣，他们都要风雨无阻地完成上哨。

在这条巡逻路上，向军不止一次地问班长：“咱们做这些有意义吗？”班长总是坚定地对向军说：“能打仗、更能保障，咱们是这些洞库的耳朵、眼睛和鼻子，时刻守护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宝贝，不仅有意义，还无上光荣。”

“可谁看见了？谁又会记得我们？”向军开始一连串的发问。“祖国和人民看得见，大山更会记得我们。”班长满含深情地望向远处的大山。

“你问过大山？它回答过你？”

“是的，我问过，它也回答过。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会听懂大山的回答。”班长收回目光，转头看着向军，“大山再高，也挡不住一个人的梦想。希望你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如果想不通，就问问大山，它时刻会给你回答。”

向军觉得班长不可理喻。

一个周六的晚上，向军同副班长一起巡库。走到半路，一朵云飘过，立刻大雨倾盆。来不及躲避的他们，瞬间被浇成“落汤鸡”。连裤两股向军，再也忍不住——坐在泥巴里对着大山喊：“大山，我恨你，我讨厌你……”而大山的一次次回答，让他更加气愤。

向军暗暗发誓，一定要考取军校，离开大山。

沉下心来学习的日子，如流水一般匆匆而逝。参加全军统考的前一天，连队新来的副连长带队，将向军他们送到基地。下车后，副连长把向军叫到一边：“向军同志，希望你不负众望，为咱们0号哨所争口气。”

“副连长，我记住了！”向军坚定地回答。

“其实，我也是0号哨所走出来的

兵。”副连长的脸上露出笑容。

“您好不容易走出大山，怎么又回来了呢？”向军想要一个答案。

“为了大山的回答！”

“为了大山的回答？”副连长已转身离去，向军的脑子里全是问号。

军校录取通知书送到哨所的时候，向军有一种说不出的释放心。他冲着大山喊道：“大山，拜拜了！”这次，他听到了大山愉快的回答。

离开哨所的前一晚，班长开始张罗会餐，为向军送行。哨所条件艰苦，会餐也就是在平时的基础上，加了一盘红烧肉和一盘野菜炒鸡蛋。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的哨所，那一晚像过年一样喜庆。班长、副班长还有每一名老兵，都和向军干了一杯可乐。

会餐还没结束，班长和副班长一起走了出去。学习室里，班长打开日记本，在那张“成才榜”上写下第七个考上军校的战士名字：向军。

“他们在这里坚守，也在这里成长。”班长突然鼻子一酸，张了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放心吧老班长，你退伍了还有我呢。从第八个开始，我来接力。”副班长拍了拍班长的肩膀。他俩的对话，被刚刚准备推门进来的向军，听得清清楚楚。

夜深了，哨所的幽静中带有一丝凉意。星星点缀着夜空，不时有流星划过，让人犹如身处梦境。向军却失眠了。他被班长的执着深深感动，也被副班长的坚定深深触动。他突然间明白了副连长从这里走出又回来的选择，也听懂了班长每一次说的“大山的回答”。

天刚擦亮，全班开始为向军收拾行李。之后，十一个战友、一只犬，在哨所前的石头下一字排开，为向军送行。

为了让离别不那么伤感，简单的告别后，向军钻进了吉普车。

车即将转弯的那一刻，向军叫停了车，然后跳下去，向哨所方向望去——一轮红日正从哨所后面的山顶缓缓升起，映红了那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

向军忍不住大喊：“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

“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大山的回答同样坚定。一抹光掠过向军的眼睛。他挺身肃立，向战友、向哨所、向大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青春荣光，热血铸就

■袁诗尹

《1950他们正年轻》是一部追赶时间的影片。为了这部时长98分钟的纪录片，剧组历时4年，从南到北走访50多位抗美援朝老兵，通过抢救式的拍摄，挖掘和记录老兵们的记忆。在拍摄和上映期间，一些参与采访的老兵已经离世。

作为一部讲述抗美援朝老兵经历的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的镜头聚焦战争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影片开场，古老的钟表时针往回拨动，漫天雪花下，时光回溯到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的时刻。在历史资料的呈现和一位位高龄老兵的现场讲述中，为观众再现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采访过程中，剧组人员意外发现受访者任红举和汤重稀曾是一个连队的战友。于是，有了影片中这两位老兵时隔30年后的第一次视频连线。任红举问汤重稀：“你手风琴还拉不拉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半只手臂的汤重稀，回忆起手臂被炸断的瞬间：漫天白雪的战场上，为了隐藏自己，志

愿军战士把军大衣的白里子挡在身上，可炸弹还是夺走了汤重稀的半只手臂。

呼吸急促、眼眶通红，一等功臣王贯三回忆起那段历史，坐在那里什么都没说，但那份沉默足以让观众感受到刻在骨子里的痛。老兵郭瑞铮讲起当时她们5个女兵埋伏在山洞里，几个星期没有洗澡，身上全是虱子。在一个看似平静的晴天，她们五姐妹决定在洞口捉一捉虱子。就在那里，一架敌机来袭，一名女兵当场牺牲……

老兵薛英杰回忆自己的兵之初：当时队伍里老兵带新兵，大家都吃不饱，可老兵每次都会把自己碗里的饭给新兵拨一点。薛英杰含泪讲述了记忆最深刻的场景，是给一个20多岁的年轻战士喂饭。这名战士的下巴在战场上被打没了，战友们轮流给他喂饭。作为军医，薛英杰给他喂饭次数最多，和他最亲。讲到最后，薛英杰抽泣着说：“他也有爹和妈呀！”

回国后，薛英杰去参观丹东市的烈士陵园，一遍遍寻找牺牲战友的名字，可没有找到。他说，那一刻，他很难受。他哭着说希望战友被记得，希望战友能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回来了，但他们还在那边啊……”

这部影片中没有战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更多是以抗美援朝老兵的口述回顾历史、展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文艺兵、炮兵、侦察员……这些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兵，当年打了胜仗凯旋后，很少再提及那场战争，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遗憾没能将战友的遗骸带回来。

老兵的讲述，是对战友、对青春的深情缅怀。他们苍老的面庞、佩戴的勋章、自信的精气神，是不能遗忘的活着的历史。当战争来临，他们那么年轻，却义无反顾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因为他们的以身许国，才有了我们的山河无恙。他们相信未来，我们才有现在。

既要让观众明晰历史原貌，又要让观众体会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温度。影片在叙事视角、细节呈现、艺术表达上做出创新，不局限于场景的渲染，努力还原主人公的真实感受，情感的沟通与交融更加饱满立体、直戳人心。

历史以现代技术的生动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肩上的重担需要锤炼打赢过硬本领来扛起。守护脚下每一寸土地，青春因此无上光荣。

观有所得



时光的指纹

初向阳摄

